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七十四編

白羽記初編

上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序

是書述英人經營蘇丹事亦稗官野史之類也文筆夭矯情事亦波譎雲詭言情而不涉於俗言信仰而不陷於神怪言險阻而不越乎常理翻閱既竟遽走筆譯之丹鋁才拙又以文字異軌風俗殊趨時慮辭不達意故於每章之末附以疏註更恐地名繁瑣易駁淆亂故製爲草圖三紙弁諸卷端聊以爲瀏覽之助而於原書之意義則謹就能力所及嚴守勿移將不獨備士大夫消遣之資且願爲說部譯述別立一格焉倘亦當代研究英文講求譯譯者所許何耶是爲序

白羽記初編目錄

卷上

第一章 克瑞彌紀念之夜

第二章 一電飛來

第三章 乘騎遊公園

第四章 來能府之跳舞

第五章 負心人

卷下

第六章 傾心告長者

第七章 巡行東蘇丹

第八章 偵訪前事

第九章 格蘭奈拉

第十章 哇拔克羣井

第十一章 願無相憶

白羽記初編卷上

第一章 克瑞彌紀念之夜

將軍費扶希宴客於其家。中尉塞祛先至。時方六月。夏日明麗。紅磚巨宅。據梭雷諸山之南坡。於松篁森林中。返映霞光。有如珍玉。塞祛徑入宅。跛顛而過堂。經費族祖若父畫像之前。達宅後石臺。見主人方兀坐如兒童。極目南望。蘇賽格司羣山若有所思。將軍體瘦削。髮蒼白。而舉止殊便捷。蜂額豕目。有形無神。知固敏於體。而不敏於心者。見中尉來。疾起迎問曰。『足恙如何。』答曰。『吾足殊困。人入冬尤甚。然此亦意中事。』將軍頷之。乃各相對無言。石臺據高邱。臺以下地勢驟低。一望平原。草樹彌滿。時聞人語聲。由

平原。度日光而起。細且可辨遠望。有火車煙線蜿蜒出入於林木間。地平。圜上獵場突起。中尉曰『吾固知將軍必在此觀遠景也』將軍曰『是固吾妻夙愛之一隅地。高坐此間。每不覺時之長。蓋彼生平所嗜者。廓地曠野耳』將軍言時。若無情者。中尉應曰『君言誠然。彼固富有思想。荒僻無人之地。未嘗不能建造樓閣也』將軍顧其伴。意若勿甚解。然亦不窮詰。彼有未解者。方謂爲不值一解也。遂顧而言他曰『今夕座客恐不如前日之多矣』曰『然某若某皆於是冬物故同輩中。又弱數個。吾黨永列半俸籍。長置高閣。俟名登死亡之冊。此生之事業。方完耳』中尉既竟其言。乃伸舒傷股。蓋十四年前圍城攀塹一隕而骨碎筋攣者是股也。將軍曰『吾子先來。誠大幸。有一事願與吾子商。亦知今日何日。誠

哉。攻雷頓之紀念日也。然以吾觀之。尙不止是。當吾與汝黑夜列陣時。……一曰。『吾尙能記憶。蓋在石坑之東。嘻。斯何時。何事。而能遽忘者。』將軍曰。『當是時。亨利墮落人間。屈指計之。十四年矣。今值其在家。苟爲之設杯箸。使列坐二三父老間。聆往昔事蹟。或於其異日。從軍之際。有所匡益。未可知也。吾子。苟諾。則將召之來。』塞祜急應曰。『是胡不可者。』二公平素來往頗疏。除紀念日筵宴相會。塞祜曾不一臨視將軍。故亨利面目。夙未望見。然未嘗不思一見也。恐涉冒昧耳。迴思美黎格蘭。美婦人也。不獨美而已。智慧且過人。而費將軍則一介武夫。舍饒勇敢戰外。無足取者。斯二人秉性殊。年齡不相若。遽諧婚媾。塞氏百思而不得其解。美黎死矣。此疑問殆終無剖明之日。無已。亦姑置之。惟二人之子。

不可不一見。蓋塞氏壯年作廢人。斯世殊鮮樂事。觀人論性。已成嗜好。是十四齡童子。果類其父歟。或類其母歟。此塞氏所急思探究者也。塞氏自問渴想之原因。亦曰。僅是而已。無他意也。故是夕之宴。亨利亦與焉。先輩歷陳往事。曰。某若某如何死亡。某事某事如何進行。凍餒如何。險阻如何。一絃甫絕。他絃繼響。纍纍如貫珠。談虎者。既未嘗變色。聽琴者。亦無動於中。苟贊一辭。亦曰。是誠奇事而已。苟發感慨。亦僅。輒然一笑而已。而是時之亨利。固凝神靜聽。塞祛則注視其態度。不少瞬。夫今夕所談者。皆十數年前事也。而自亨利聽之。不啻卽在目前。目轉旋如懸燈。俄而視甲。俄而觀乙。凝神斂氣。談竟乃已。塞祛方疑談者之子。彈亨利親聞之談者之攻襲。亨利親禦之談者之夜霧。彌漫。火舌飄忽。亨利實身當其

衝也。某礮兵少佐偶言交戰之前列陣待命時之情景。亨利若不能勝。肩節伸擡無少息。不特肩節伸擡已也。且回眸一瞬。氣苦交集。塞祜震然驚心且痛。謂是兒誠肖其母者。此一瞬也。昔常見之新集之兵。初臨戰陣。因恐懼而色變。亦今日筵間之亨利而已。回思前事。有可以追按者。蓋哥曼戰場軍人列陣前進。士卒某急於攻敵。離羣獨行。忽自覺孤立無助。哥薩克騎兵當其前。恐怖之餘。亦復回顧同列。淒然一笑。而騎兵之刃。已洞其喉。雖有武器。未遑自防也。今茲亨利之神色。乃絕類此瀕死之步兵。塞祜烏能不驚。而筵間諸老。則方沾沾自喜。各詡所長。談其所經歷。曾未一念及此髫齡童子。塞祜意亦良慰。斯時亨利肘憑案。手承頤。絕不計旁人之耳目。熟聆往事。靜擬前情。直由諸父老字句間。構想傷亡號

哭。之。圖。形。礮。雨。槍。雲。之。影。像。鳩。居。地。塹。朝。飢。暮。寒。此。何。痛。苦。而。能。忍。受。者。亨。利。聞。之。毛。髮。森。豎。顏。色。慘。喪。幾。疑。十。四。年。前。之。寒。冬。凍。侵。其。骨。塞。袪。輕。抵。其。肘。曰。『吾。子。誠。能。重。開。舊。幕。者。窗。間。熱。潮。順。樞。而。下。而。吾。仍。覺。寒。不。能。勝。』亨。利。若。自。夢。中。醒。則。答。曰。『此。殆。談。述。之。故。事。使。昔。日。光。景。再。現。耳。』曰。『非。也。實。吾。子。之。聽。此。故。事。使。然。』亨。利。未。及。置。答。將。軍。之。嚴。辭。忽。發。於。案。端。曰。『亨。利。獨。不。見。架。上。鐘。乎。』言。甫。竟。闔。座。視。線。咸。集。於。亨。利。之。身。時。鐘。針。互。交。成。銳。角。形。蓋。幾。夜。半。矣。亨。利。八。時。來。靜。坐。諦。聽。未。贊。一。辭。未。發。一。問。倏。焉。已。屆。十。二。時。父。命。嚴。厲。不。敢。不。遵。然。心。殊。怏。怏。姑。請。曰。『兒。果。不。能。不。行。乎。』衆。羣。起。爲。亨。利。請。謂。是。兒。今。始。嘗。異。味。他。年。黽。勉。從。公。或。有。資。於。今。夕。筵。間。語。礮。兵。少。佐。某。更。曰。『況。今。夕。固。

亨利誕辰。稍遲庸何妨。彼固願留。不待明言。公曾見十四齡童子。默坐移時而不一動者乎。亨利優爲之。從可知其樂於聞道矣。蓋少徇其欲。將軍不得已。稍示寬假。許亨利更留一小時。謂區區六十分鐘。有何出入。亨利視其父。若欲有所言。中尉揣其意。代譯爲詞曰。『吾父。汝豈盲者。』譯文之當否。不暇計也。時將軍已重礪詞鋒。不暇慮及二人。亨利復就坐。手支頤耳。凝聽如前。然亨利果樂此不疲乎。非也。彼爲當前事物所拘制。不能自脫。心智迷惘。神思縈繞。初不覺其樂也。煙雲暗裊。燭影搖紅。酒罷肴罄。人語散亂。亨利容身其地。衆感交集。面白目張而不自知。鐘針指十二時二刻。將軍聞某某名。忽致辭曰。『衛爾敏登公爵乎。此英倫島中佳名也。諸君其知之。曾見華越省中府第乎。一草一木。寸沙尺土。

皆足。以振其懦怯之性。承祖父之遺緒。豈容辜負此六尺男兒身。……嘻。此或營伍流言。不足信然。流言日益遠播。在安兒摩人竊語之。在盜哥曼人明言之。在巴拉克賴伐人大聲疾呼之。至西拔司拖潑而流言證實矣。時衛氏方任前哨大將某氏習聞人言。置之要地。付以重任。蓋欲其一雪前恥也。則命爲使者。賁重要公函。經八十丈彈掃之平原。……假令衛氏中途隕命。流言必頓息。或者事竟生還。榮譽且隨其後。是何時機而可坐誤。然衛氏不敢衛氏力辭。斯時大將顏暈紅霞微笑曰。汝殆先有他約乎。藹然言之。不加責也。嘻。疆場之上。先有他約。可笑孰甚。衛爾敏頓離行伍。潛回倫敦。飽飲閉門之羹。常蒙畏難之辱。鉛丸墮海。永無還期。入稠人之市。婦女亦掩鼻而過。乃自碎其腦。長謝人間。一生榮辱。

關頭不敢犯險。而終自隕其身。斯誠不可解者。』軍醫某繼曰。『是固奇矣。吾所聞乃更有奇於是者。彼何人斯。蓋我同業也。救生葬死。習以爲常。雖未臨陣。其勇不當亞於軍人。某夕屯營山谷。帳外有敵人三五。自山麓乘夜鎗擊吾營。一彈飛來。裂帳而過。行軍時所習見。非誠有危險也。某私離本營。不知所之。俄而噩耗傳來。則已死矣。』少佐曰。『殆中彈而死耳。』曰。『不然。彼特於寂靜無人處。持刀裂血管。因以致死。嘻。一彈之威。乃至於此。』世間恐怖事甚多。習見仍不能忘其恐怖。當時賓主孰非久嘗戰味者。視人之生死。真如鴻毛。奚足以動其心。然聞此二事。其心卒不能毋動。或竊議其後。以爲不可信。或傷同類之淪陷。戚然無以爲歡。或狂吞醇酒。以滌垢穢。或震其筋骨。以祛惡感。一堂十數人。危坐無言。

者。惟亨利而已。面白如紙。目眚迸裂。凝睇軍醫。握拳欲擊。是兒亦劇可憐矣。揣其心事。未始不願奮身一躍。以洩其怨憤也。特怵於其父。怵於座中諸父老耳。將軍旋發言曰。『奇怪。不可思議之事。每復湧現。於此有二焉。吾儕所能斷言者。亦曰。是固鑿然可據。求無逗留心坎中足矣。若欲下一解釋。病未能也。因其難於索解也。』塞祛顧亨利曰。『是中竅竅。汝能窺見乎。』一言既出。雖悔難追。亨利不置答。惟停眸視塞祛。將軍咤曰。『亨利能窺見乎。彼費氏子也。此輩卽有隱衷。何從知之。』亨利復視其父。似疑其病盲。卒無一言。塞祛本明眼人。觀是兒舉止。知父固未必知子。兒雖爲費氏子。而目暗如其母。額寬如其母。神秀如其母。思捷慮銳復如其母。將軍日與亨利處。晨夕相共。漫焉不之覺。旁觀清於當局。未

始非應有事也。鐘鳴一點。父復詔子行。亨利起道。晚安而退。時諸僕已各歸寢。門外黝黑不見人。童年膽怯。又爲諸父老談話所震觸。杳冥沈暗之中。若有大難相侵。幾不能自持。徘徊於戶限者頃刻。乃毅然行。時則斗室之中。酒觥再舉。汽水重開。快論豪談。一循舊軌。室中人固不復念及亨利矣。惟塞氏中心怏怏。未敢卽安。年來觀察性情。時復有得。輒用自喜。而忠厚之性。更過於探索之才。遂不恤傾心以助人。何況亨利固有可以動人。憐愛者在。坐少頃。容色若有不豫。乃起徐行及戶。輕啓之。躡足潛蹤而出。復輕扇之。見亨利秉燭兀立中庭。瞻仰其祖先之遺容。四隅靜寂。隔垣似聞人語。聲微風度。檣燭光搖曳。俄而衣履暉紅。俄而甲冑耀鐵。畫中人蓋無不衣軍服者。費氏軍旅世家。父子祖孫無不列戎行。位望

雖有等差。秉性無不剛摯。戎衣燦爛。觀其容貌。可以想見其爲人。面瘦削。堅如鐵。氣粗屑薄。頤直口平。猿額蜂眼。望而知其果敢。惟無神經。無敏思。暴而不細。健而不靈。直言之。則愚夫耳。異代同模。莫非善戰之壯士。不能謂爲優秀軍人。先哲之疵瑕。亨利果能見之乎。未也。顧瞻四座。羣賢但覺猛摯可怖。嚴威懾人。自揣驚下。恐重爲地下先人辱。獨夜登庭。鬼神若呵斥之。神爲之移手爲之顫。一燭幾不能勝。忽焉俯躬禮拜。似罪人認廷判之。公引咎欲退者。比舉首而見塞袪。夜靜無聲。驟逢人影。鮮不色然驚者。亨利則坦然處之。凝視來者。待其發言。塞氏甚奇之。沉吟片時。幾不知如何措辭。卒曰。『吾二人今日乃邂逅。然吾與汝母早相知。頗願稱之。』曰。吾友苟有欲言。幸毋相吝。』殷殷致問。情意藹然。亨利答曰。『

吾無可言者。』則進曰：『有時一言可以舒鬱。』答曰：『先生誠長者。然吾無所欲言。』塞氏又沉吟失措。是兒早喪其母。朝夕與共者。惟暮年。老父貌不相若。心復懸殊。寂寞寡歡。意中事也。寧能無憐然問而不答。卒亦愛莫能助。無已。姑付以名刺。且曰：『名刺尾有吾居址。吾子異日或惠然來游。作十日勾留。吾且與子同獵。』亨利驟現悲慘之色。俄頃而逝。更答曰：『敬謝先生。先生誠長者。』塞曰：『苟有難題。須商諸年長於若之人。願毋我遐棄。』下伏

文亨利晤塞氏
共商進止事

言次頗鄭重。不願亨利疑其揶揄也。亨利受名刺。

復言謝登樓歸寢。塞氏以目尾之。燭光漸遠。度曲而逝。返而自思。心殊歉然。或者言有未盡。明知之而不善措辭。且留無窮之遺憾耶。則復入餐室。引杯滿酌。囑諸友勿譁。乃進曰：『諸君子知今夕